

一个经历过战争的老兵，
一个硬汉，
一个军中男人的曲折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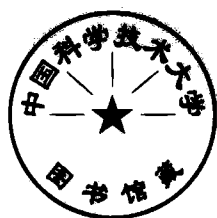
永不磨灭

Yong Bu Mo Mie 王利◎著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两个对爱情有着
不同追求的军中男女走到了一起……

不磨灭★

王利◎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



Yong.
Bu Mo Mi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永不磨灭/王利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 8
ISBN 978 - 7 - 5387 - 2190 - 4 ·

I. 永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2185 号

永不磨灭

作 者	王 利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郭力家
责任编辑	冀 洋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民族印刷厂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51 千字
印 张	15. 5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 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第一部

1

十个人坐在一张可以容纳二十个人的大圆桌周围，围绕着中间那个老人，桌上水晶般的器皿傲慢地看着这群老人，发出刺眼的白光，让他们已经浑浊的瞳孔流出血红色的泪。中间的老人，面色红润，笑的时候整齐雪白的牙齿让在座每一位老者都会把自己的嘴闭紧。

中间的老人八十有二，稀疏的头发还是黑的，老人坐在他们中间。一个圆桌，哪有中间？可是这些人认为，老人就是坐在他们中间。老人看着他们，用他还没有花的眼睛看着他们，小马、五班长、刘洋、欧阳医生，那个人是谁？张峰？是他吗？他已经死了，死在二狼山。老人眼角有些湿润，身边的人看着老人眼角的泪，他们的鼻子一下就酸了起来。

“团长，”小马轻轻地举起酒杯，走到那个老人身旁。

老人恢复常态，他举起手中的酒杯，发现杯中的酒是干红，他对小马说：“给我一杯白酒。”服务小姐把手中茅台倒在一个空酒杯中，回头，愣了，老人家桌前已摆放九杯醇香的白酒。看到小姐疑惑的神态，老人露出孩子般的欢笑。

“我是酒仙，你不知道吧？古时候有位大诗人李白是酒仙，当今，我，老汪头也是酒仙，对吧？”

屋里静悄悄的，没人说话，在座的老人们知道，团长讲话时不喜欢有人插话，哪怕是恭维的话，他都不喜欢。

“今天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们老工兵团战友团聚的日子。我们有半个世纪没见面，对吧？”





2

老人思维清晰，声音洪亮，仿佛面对的是千军万马。回到五十多年前，那是他一生永远都难以忘怀的日子。

巍峨的雪山好似哈达一样洁白，飘飘扬扬延绵千里，陡峭的山峰下是潺潺小溪，工兵们就在这凹凸不平的大山脚下安了家。

一辆旧式美国吉普车，在山路上盘旋，山路坑坑洼洼。车上坐着团长，团长闭着眼睛，嘴里哼着歌，右手有节奏地拍着大腿。

“二呀么二狼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……”

团长对这首歌不熟，忘词的地方就哼着，会唱的地方他就忘情地唱着，毫无顾忌，全当身边没人。

“团长，你唱的真好听。”司机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呀，全团的战士都这么认为。”

团长笑咪咪地看着司机说：“师政委让我带五个文艺兵来咱们团，都是女的，我没同意。听说，哪个部队都不要，不方便，太不方便，上厕所都麻烦。女兵是累赘，不能要。”

“师政委能同意吗？”

“我偷偷跑出来，会还没开完，师政委还在讲话，我怕他下死命令，我同师长撒个谎，就跑了。”

团长很得意，他想，师政委开完会，找他找不到，想象师政委失望的样子，团长心里暗笑。不知道哪个团倒霉摊上那五个文艺兵。

“快点开。”团长说。

“放心，再好的车也赶不上咱们这辆破车。”

团长知道司机的车技，可以说，全团、全师的司机都算上，没人比得上他。车虽破，性能还是不错。团长放宽了心，不知不觉睡了。天已黑，吉普车停在团部院子那块平地上。团长警卫员小马看到远处的灯光，知道是团长的车，跑过来，打开车门，开门的声音把团长从梦中惊醒。

“到了，睡了一觉。”团长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。含糊不清的声音，没人能听清他说什么。

“团长，回来了？”小马喜出望外。

“回来了，有事吗？”

“师政委来电话，问你回没回来？”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，这小子跑得真快。”小马笑着回答，觉得滑稽。

团长向司机挤一下眼，司机会意地一笑。

小马觉得奇怪，没敢问，跟在团长的身后，往团部走去。

3

“团长！团长！”小马惊叫，慌乱的脚步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。

团长听到小马颤抖的声音，感到出事了。凭着军人的敏感，一定是出了大事。团长很镇静，因为他是一团之长，出什么事也要镇静。只有这样战士们才能服气，这也是考验一个主官在危机时刻临危不乱的胆识。

团长想，一大早能出什么事？事故不可能，死人更不可能，除了这些还会是什么？一个意外？什么意外让小马如此惊慌失措？

团长来到屋外，一水儿的秃小子站在团部的操场上，他们在出操。高营长领着这群小伙子干什么？团长看到一辆军车停在那里，坏了，师政委的车。他来干什么？找我算账？

团长跑步过去，身边的战士都处在亢奋中，起哄，放肆地笑，一个个变得让他不可思议。

师政委的车正好停在院子当中，太阳的光芒正好照在那里。地当中站着五个女兵，五个女兵被太阳笼罩着，她们像太阳的女儿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

妈的，这帮没出息的家伙，团长心里想。他回头喊道：“高营长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把队伍整理好，继续操练。”

“是！站好队列，向我看齐，报名。”高营长大声地对那群着魔的战士说。

战士们挺胸抬头，排好队。可是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五个让他们心动的女兵。

团长阴沉着脸，无名火往上拱，他对高营长说：“把队伍带走。”

“向右转，齐步走，一一一二一，跑步走！”高营长看了师政委一眼，想留下来，师政委示意把队伍带走。高营长把队伍带远，整齐的脚步齐刷刷地向前迈进，战士的口号震天响，如同小钢炮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战士斗志多旺盛！”师政委对团长说。

团长一直看着师政委，目光停止在政委的脸上。说不好为什么，当他看见那五个文艺女兵后，再也没敢看她们。

“你小子跑得快，会没开完就走，不好，不礼貌。这些女兵能给你们增加多少负担？别的部队想要，我还不给呢。”

“哪个部队要，你把她们带走。”团长大声地说。



师政委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小点儿声，让人家听见不好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，让她们走，我不要。”

师政委小声地说：“你给我好好看看，这五个人缺什么？胳膊腿都健全，能给你带来什么负担？你再给我仔细看看，一个个都跟仙女似的，找一个当老婆。”

“谢了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不稀罕，我不找文艺兵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，老大不小，该成家了。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！”团长不满地说。

“你看那个高个子，长的最好看，头发还有点卷，有点像外国人。她一直在看你，可能对你有意。”

团长看到五个文艺兵时，第一眼就被高个子女兵吸引住，女兵本来就显眼，那个高个子女兵更显眼。团长恍惚地感到她是仙女，仙女下凡，飘逸的神态，有一种吸力，让所有的人都想多看几眼。

“政委什么时候变成了媒婆？别乱点鸳鸯，不合适。”团长说话的时候，似乎感到高个子女兵在看他。

“说媒也是政治工作的需要，给你们这些没有媳妇的大龄青年找对象，是稳定军心，是革命工作需要，懂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

“咱们别在这里唠唠，把人家凉在一边，不礼貌，不合适。怎么也是客人，赶紧给找地方，安排她们住下。”

师政委又说：“也不请我吃早饭？我一大早就把她们送来，还没吃饭呢。”

4

五个女兵被留下了，她们被安排在院子的南边，那里是库房，有三间房子。团长让五班长找几个战士把库房腾出来，整理干净。团长又让小马找几个人在库房的后面，挖一个简易的厕所，归女兵专用。

团里的战士都住在北面，团部设在西面，团部的院子只有一个出入口，是东面。其实，团部的院子没有围墙，它三面环山，自然形成一个理想的居住地，中间是一个平地，天然的操场。团长选择这里，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北面住人，南面是活动的场所，吃饭，库房，那里还有一个简易的大屋子，可以容纳一百多人。战士称它为礼堂，这个所谓的礼堂作用很大，吃饭、开会、看电影，都在所谓的礼堂进行。白天热闹得很，晚上没人。团部在西面的山坡上，站在那里，打开窗户，整个团的情况都在他们眼皮底下。

把五个女兵安排在南边的库房，是团长的精心策划，也是最佳方案，这样做他放心也省心。把战士和五个女兵分开，互不干扰。女兵事多不好管，女兵爱笑，整天没完没了地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把战士的心都给笑毛了。让她们住在南边，离战士远点，让她们笑，死劲地笑，没人听得到，去尽情地疯吧。

高个子女兵叫张粤，长得的确漂亮。她和一个叫辛梅的住在一起，其他三人住在另一间屋子。张粤和辛梅把行李从外面拿进屋，张粤迫不及待地把行李打开铺好，然后懒懒地躺在床上。床对张粤来说确实有吸引力，见到床她就想躺着，属于那种懒虫。她把袜子脱下来，脚上没有袜子的感觉真是舒服，没了约束，那种感觉像是驴拉完磨，卸磨后压抑被解除了，整个人变得自由。

“辛梅，你发没发现团长好像不欢迎我们。”

“没注意。”辛梅边说边把张粤脱下的胶鞋捡起来放在她的床旁。张粤一只鞋在门口，另一只鞋在她的床下。她脱鞋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两只脚互相踩鞋的后帮，然后用力一甩，鞋没有目标地飞起来，落在什么地方都行，不拘小节。辛梅把两只鞋规规矩矩地放在床前，只要她坐起来就可以把两只脚放进鞋里，穿起来很方便。

张粤躺累了，换了一个姿势。她趴在床上，手放在脖子下，把小腿弯起来，让两只脚在空中左右摆动。

这间临时住处到处是灰，辛梅打来一盆清水，用一块破布擦起来。

“辛梅，你看团长是不是长得很帅？眼大而有神。不像有的人眼睛很大，但是没神，大眼睛来回晃荡，显得有些傻。”

“我没注意他长的是什么样。”

“你呀，怎么说你？也该为自己操心了。”

“着什么急？你我都不满二十岁，还怕嫁不出去？再说了，你长得漂亮，拉下谁也拉不下你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是哪个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你歇着吧，我还没干完活。”

张粤又换了一个姿势，趴时间长了不舒服，她平躺着，四肢处在松弛状态。张粤看着辛梅出出进进的身影，听着她活动后发出的喘息声，这些动静和声音很和谐，还有一定的节奏，听着听着，她的眼睛粘在一起了。

5

“二呀么二狼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……”歌声在开路先锋的彩旗中穿梭，阳光耀眼，温暖得很，小马紧握着钢钎，眯着眼睛很神秘地问张峰：“听说团长有对象？”



“是吗？”张峰冷冷地回答，他好像对团长的隐私不感兴趣。

小马神秘兴奋的情绪，被张峰冷淡的回答扫荡得无影无踪，并且，让他感到添堵。

小马不喜欢张峰这样回答，他希望张峰吃惊，希望张峰感激他，希望他们是真正的知己。当然了，小马最想和张峰聊一下女人，女人对他和他都是那么的神秘。小马不再说话，握着钢钎示意，干活吧。

张峰听到团长有对象的消息，并没吃惊，因为，他已经知道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团里沸沸扬扬，谈论的都是团长和团长的对象，那个文艺兵，那个高个子长得最好看的女兵。一想到那个漂亮的女兵，他抡起榔头狠命地一砸，榔头落在钢钎上，震得小马的手掌流出暗红色的血。

“张峰，什么意思，你有想法了吧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，连个钢钎都握不住，想什么呢？”

两个人不欢而散。小马去找卫生员包扎伤口，张峰拎着钢钎去喝水。

6

浓浓的羊膻味从西边的简易食堂飘过来，一上午的强劳动，已是饥肠辘辘。修路的工兵都是汉民，闻到这种羊膻味，有些人的食欲变成不可阻止的恶心。酥油奶和糌粑是苍天赐予生长在高原上的牧民的，这些祖祖辈辈的藏民才能得以生存。工兵团的工兵，每天只能得到二两酥油奶，这在修路大军中，算是优惠了，其他部队每天每人只能得到一两。

小马的右手被白白的纱布包裹着，他皱着眉头，紧闭着嘴。闻到羊膻味，一种难言的苦涩直往上反，眼泪不知不觉地从眼角流出来。他从炊事班长手中接过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酥油奶，回身看见张峰进来，正在四处张望。小马急忙躲在五班长身后，不希望张峰找到他。

他屏住呼吸，一口气把那碗酥油奶喝下，样子挺可笑。由于喝得太急，胃中的空气携带着羊膻味从口腔中出来，不可抑制的呕吐物即将喷出。小马紧闭双唇，把呕吐物咽了回去。然后抓起糌粑往嘴里塞。

团长和五个文艺兵走进这个充满羊膻味，充满阳光的大食堂。团长被五个女兵簇拥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，团长更是合不上嘴。小马心里酸溜溜的，有些嫉妒。他忽然发现张峰的眼睛不是看着团长，他注视着高个子女兵，眼睛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。

高个子女兵，有一头淡黄色卷发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笑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一条线。高个子女兵始终围着团长，她几乎比团长还高。小马觉得张峰很过分，怎么能这么看女人。他把头低下，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过了一会儿他还是把头抬了起来，发现团长在看他，示意让他过去。小马来到团

长身边，他闻到一种花香，这种香味儿是从高个子女兵身上飘来的。小资产阶级情调，小马心里这么想，其实他觉得这种花香很好闻。

小马在许多人羡慕的眼神中来到团长和五位女兵身边，确切地说是五位文艺兵，再确切地说是来到五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边。团长没说话，小马明白团长的意思，小马把姑娘们安排在一张简易的餐桌前，亲自帮她们把那个让他恶心得想吐的酥油奶端过来，羊膻味同那种花香搅在一起，更让他恶心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小马转过身，擦眼泪，发现张峰站在不起眼的地方，还在看高个子女兵。张峰的脸由刚才的红色变成铁青，小马看见张峰的样子就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，只是受伤的手还在隐隐作痛。小马想让张峰过来帮他为女兵们服务，让他也亲近亲近这些让人心动的姑娘。小马决定原谅张峰，当他再次寻找张峰时，张峰神秘地消失了，消失在小马的视线中，消失在弥散着羊膻味的大食堂。人呢？他人呢？张峰在哪？他没有原谅我，小马很伤心。

女兵们说说笑笑地吃饭，她们只顾自己高兴，没有注意小马的心情。食堂的人越来越少，只剩下五位女兵和小马，还有几个炊事班的战士，就是没有他——张峰。张峰没吃饭，这让小马更加难受，小马发现这些女兵并不怎么好看。

7

吃过午饭，修路的战士需要休息。此时高原上的太阳就在头顶，灼热的阳光使人睁不开眼睛，脸上的皮肤开始发烫，白云在山脚下，阳光照耀在白云上，白云就镀上了一层金，金色的白云让蓝天更加美丽。

团长姓汪，三十岁了，还没有对象。团长很瘦，两只眼睛大得与有棱角的窄脸不成比例，眉毛浓黑，络腮胡子遮住了团长白净的脸。团长想事的时候习惯来回走，不喜欢有人打扰。小马躺在那里装睡，小马有心事，他也不喜欢有人打扰。他们两个人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，都没注意到对方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

团长喜欢漂亮的女人，但是，他也害怕漂亮的女人。为什么？高个子女兵站在他的身边，他不敢直视她的眼睛，他能感到高个子女兵那火辣辣的眼神，她喜欢他，他也喜欢她。可是，他总感到身后还有另一双女人的眼睛在看着他。





团长的老家在河北，老家的房子是在大山上掏的洞——窑洞。屋子的光线一年四季都很差，黑洞洞，潮乎乎。小院是土路，只有几块青石板铺在院子中央，从大门到黑暗的窑洞门口，有一条自然不规则的石板路。两个小花猪常常是四脚朝天躺在院子中央的青石板上晒太阳，两个鼻孔老是那么的红，还有些透明。团长小时候经常掰猪的鼻孔，他好奇，老想看看小花猪的鼻孔为什么那么大那么红。小花猪喜欢团长掰它的鼻孔，挺舒服，小花猪高兴的时候就哼哼，是唱歌吗？团长小时候很淘气，喜欢捉弄人，捉弄小动物，更喜欢捉弄那两只小花猪。小花猪哼哼的时候，团长就用毛毛草轻轻拨弄小花猪的大鼻孔，小花猪不停地打着喷嚏，眼泪哗哗流。团长这时很兴奋，看着流泪的小花猪，他像大人那样，为它擦泪花，边擦边说“乖，乖，别哭了，我去给你拿馍”。小花猪每天都等着团长喂它馍吃，那只是一种期盼。团长饿的时候，妈妈就这么说。

老家房前有一条河，是漳河，河的对面是绵延起伏的大山，山上有许多野果，还有山鸡、松鼠、野兔……听说还有狼。所以很少有人去对面的大山。老家人怕山上的狼吗？一定！因为，团长淘气的时候，妈妈就会说山上的狼专门吃淘气的孩子，大灰狼一会儿就来。团长马上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妈妈身边，紧紧地靠在母亲温暖的怀里，想着那只大灰狼是怎么吃淘气的小孩。他越想越害怕，母亲把他抱得很紧，生怕儿子从她的怀里飞走。这时他们都很幸福。等儿子长大了，娶了媳妇，他们……母亲不敢也不忍心往下想，只能紧紧抱着她的儿子，抱一次是一次。

团长好奇，他总会问妈妈：“你见过大灰狼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见过。”

“有多大？”

“这么大。”妈妈说。

“是灰色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团长继续问：“什么是灰色，是不是那个颜色，它就是灰色吗？”他指着墙角那堆灰色的树皮。

“是，就是那种颜色，儿呀，你真聪明。”妈妈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团长继续问：“狼眼睛是绿色的吗？为什么是绿色？你见过吗？”

儿子的为什么让妈妈有些惊慌，她害怕儿子还要不停地发问，因为她回答不了儿子那么多的提问。

妈妈说：“你再问，大灰狼听见了，它就会来，吃掉你。”

团长躺在母亲的怀抱里，舒服，他想那只大灰狼，想那只可怕的大灰狼是如何吃小孩的。是先吃头？还是先吃大腿？大灰狼吃不吃小鸡鸡？吃不吃臭屁屁？想着想着就睡着了，大灰狼从来没在他的梦中出现，但团长还是怕它，怕那只灰色的大灰狼。

团长十六岁时，仍然很瘦也很矮，母亲托邻居给儿子说媒，找了一个比团长大八岁的老姑娘做他的媳妇。母亲认为大媳妇会疼她的儿子，儿媳妇是山对面单村的，父母死得早，她一直同哥哥生活在一起。哥哥去年结婚，娶个嫂嫂回来，嫂嫂不喜欢她。妈妈在媒婆的撮合下，花了三个大铜板把她给买回来。团长不喜欢她，嫌她长的难看，嫌她个矮嫌她胖，还嫌她老。团长稀里糊涂地跟他不喜欢的人成了亲。

9

团长在屋子里来回走，这是心底的秘密。他从没有向领导汇报过，因此，所有的人都认为团长是单身，是个童子鸡。团长不能承认他的婚姻，没有结婚证，没有婚礼，也没有亲朋好友参加他的拜堂。只是母亲让他们住在一个屋里，睡在一张床上。那时他还不懂事，什么都是模模糊糊。那天晚上，母亲让他同她睡在一起，团长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讨厌她，为什么她是我的媳妇？媳妇为什么是她？团长百思不解，团长好像喜欢邻居家的小花，水灵灵的。小花比团长小三岁，小花好像也喜欢团长，经常给团长好吃的，其实都是老家柿子树结的柿子，晒成柿饼，真甜。团长家也有柿子树，他家的柿子树比小花家的多，可是他家的柿饼子为什么没有小花家的甜？他想不明白也不敢问妈妈。团长一看到小花就心慌，他喜欢同小花在一起，希望小花是他的媳妇。团长曾经问过妈妈，为什么不让他娶小花，妈妈说：“咱家没钱，娶不起。”想到这，团长的眼睛红了。

家里多了一个人，只多了一个人，可是让团长非常地不舒服，那个女人让他感到压抑，他觉得整个院子都让她的身影填满了。院子干净了，锅台也露出原本的样子，蓝白花被面洗得透透亮亮，每顿饭菜挺像样，不像以前那么对付。妈妈的嘴整天合不上，对她选的媳妇实在是满意，妈妈就等着抱孙子。

团长不喜欢家里的变化，他习惯院子里的小花猪满处跑，习惯小花猪躺在地上，四腿朝天晒太阳。那个女人，他的媳妇给小花猪垒个窝，小花猪圈了进去，小花猪再也不能在院子里玩耍，小花猪失去了自由。团长感到他同小花猪的命运一样，行动虽然没有受到限制，可是心灵被那个女人禁锢了，他感到屋子更加黑暗，阳光跑到哪儿去了？





团长是为了逃避那个女人，才出来革命的。

10

高原的天气变幻多端。刚才还是艳阳天，此时乌云密布，远处阵阵低闷的雷声由远及近。团长的思绪被那低闷的雷声打断，要下雨了，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团长推开门，一阵凉风吹进来，把他从回忆中拉到现实。小马也从床上下来，跟在团长的身后。三号路段靠在山崖边上，是康藏公路最险要的地段。如果暴风雨来临，山洪将如猛兽般暴发，若造成山体滑坡，那么修好的路基将被一冲而光。路基冲垮是小事，战士的生命是大事，把战士冲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必须让三号路段的工兵们马上撤离。

团长跑出去，小马跟在后面，小马把雨衣递给团长，团长把雨衣拿在手里，来不及穿也不想穿，他想让暴风雨把他的过去，冲洗得干干净净。

冷风一阵比一阵吹的紧，天气越来越暗，零星的雨点落在团长脸上，团长感到这些雨点有些凉，像雪？不！是小冰雹。团长让小马快跑，告诉高营长马上停工，都回到团部休息，不许漏下一个人。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，人烟稀少，氧气不足，小马双腿好似灌铅，越想快跑，腿越不好使，汗珠和雨点混在一起，使他那张幼稚的脸看起来让人心疼。小马的双唇失去了往日的红润，好像吃了紫色的葡萄似的染成了黑紫色。他远远地落在团长的身后，眼看着团长的身影，消失在不太黑的大山中，小马想追上去，可他感到呼吸困难，好像有人卡住他的脖子，四肢发软，慢慢倒了下去。不能倒，他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可四肢不听使唤，站起来！站起来！一定要站起来！小马心里这么想，但还是没能站起来。

团长消失在小马的视线内，小马总觉得他看得见团长，团长脚下踩着哪吒的火轮圈，火轮圈冒着金黄色的火苗带着团长跑。这么热，小马感到胸膛冒火，肺在燃烧。水，水，太渴了。小马张开嘴，雨水流进他的口中。是甘露，胸中那团火渐渐熄灭，小马安然地睡着，睡在瓢泼的大雨中。

11

团长来到三号工地，修路的工兵们都躲在简易的工棚里避雨，工棚在山下一个突出来的巨石下，这个工棚距离山崖只有十米。一条一条细细的水流从山上往下淌，顺着岩石往下淌，它们形成了瀑布，一泻而下。远处山峰的雨水卷着沙土、卷着山石从山上滚滚而来，山洪形成了，正在悄悄

地接近三号工地。

高营长看见团长惊奇地说：“这么大的雨你还来。”

团长上气不接下气，脸色青紫。他看着高营长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团长的眼睛瞪的更大。

“你怎么了？有事吗？”高营长看出团长的不满。

“你他妈的混蛋。”团长喘着粗气骂了一句。

高营长吃惊地看着团长，搞不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，他说：“大家都在避雨，等雨停了再干，这么大的雨怎么干活。”

“你他妈的混蛋。”团长又骂了一句，还是刚才那句。高营长完全蒙了。

“这么大的暴雨，还不让战士撤离，如果山洪暴发，山体滑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那样，我拿你试问，我枪毙了你。”

高营长想，怎么会呢？团长是不是小题大做，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。“警卫员，警卫员。”高营长大声地呼喊，把他对团长的不满都发泄出来。

警卫员就在高营长身边，他向团长和营长敬礼并回答：“到。”

“马上通知所有的部队，立即撤离，回到山下的宿营地。”团长斩钉截铁地下达命令。

“是”。

“不许有误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是。”警卫员高声回答。

一道闪电，使警卫员离去的身影非常清晰，团长和高营长的脸被那道闪电勾勒出银色的线条。他们都很严肃，尤其是团长，眉头紧锁，坚毅的下巴显得更尖，下巴和下唇之间有一条纵向的沟像刀疤。那道沟是美男子必须具备的，一般的男人没有这道沟。没有这道沟不能称为美男子，团长有这道沟，团长的这道沟让多少女人倾倒。

部队紧急集合，冒着大雨返回宿营地。一些工兵带着铁锹、镐头、钢钎和重重的榔头，这是他们的武器。由于这些工具的份量，明显地影响了他们跑步的速度，带工具和没有带工具的工兵出现了距离，没有带工具的工兵跑在前面，而且越跑越快。带工具的工兵落在后面，步伐有些混乱，手中的工具影响了跑步节奏。

高营长心里不是滋味，并不是团长骂了他，他了解团长，他只是感到团长没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，小题大做。战士又不是纸糊的，经历了大风大浪才能茁壮成长。大雨算什么，能死人吗？高营长看见落后的工兵稀稀拉拉，他加紧步伐，跑到他们面前，大声地喊：“跟上队伍，稀稀拉拉像什么样，这点雨就受不了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谁跑在最后，我就踢谁的屁股。”





一个战士说：“拿着工具越跑越重，扔了才能跑得快。”

“你小子胡说，工具就是你的武器，没有武器怎么打胜仗。你要是扔了，回去我处分你，你这个小王八羔子。”高营长大声骂着，感到闷在心中的不快随着那骂声，顿时舒服多了。

跑在前面的工兵队伍出现混乱，有些人停下脚步左右张望，他们有些犹豫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些人开始往回跑，那些犹豫的人也跟着往回跑。一百多人的队伍，此时像马蜂窝被捅了，三米宽的山路，弄不好一些人会挤下山崖。

高营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蒙了，刚才几句随意说的话造成这种结果。他慌了，不知所措。

团长大声地喊：“不许往回跑，只能向前。”他的声音被巨大的雷声吞没。

“有人摔倒了。”

“有人掉下山崖了！”

“班长、班长，有人掉下去了。”

“有人掉下山崖了！”

“停止前进！停止前进！”团长再次发出命令。

“有人掉下山崖！”二班长向高营长报告。

“怎么掉的？谁掉下去了？弄清楚再报告，扰乱军心，小心我拿你试问。”高营长大声地训斥二班长。

二班长眼泪汪汪，他也拿不准是不是有人掉下山崖。二班长说：“这么乱，我听他们喊有人掉下山崖，我就来汇报。”

“混蛋，怎么救？救谁。你脑子进水了，回去弄清楚再来。”

“是。”二班长敬礼，转身跑回队伍中。

这哪里是队伍，有的战士往前跑，有的战士往回跑，他们挤在一起，又想躲开对方，肩碰着肩，胳膊像一条麻绳，越是想分开越是缠在一起，一团捋不清的乱麻。一团的战士拥挤在这条坑坑洼洼泥泞的土路上，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。

情况万分紧急，团长掏出手枪，朝天空连发三枪。顿时，队伍安静下来。

“各班长清点一下人数，马上报过来。”团长大声地说。

“一班报数。”

“二班报数。”

“三班报数。”

大山中回响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

团长紧张地等待着各班的汇报，高营长站在团长身旁，一声不发，他

的心狂跳不止，刚才混乱的场面是他狭窄的心态所致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如果不是团长在，如果不是那三声枪响，谁能控制住这混乱的局面。如果真的有人掉下山崖，不！不可能！一定是看错了！高营长自己安慰自己，不会的！不会的！但他心里还是没底。

“报告，一班的人都在。”

“报告，二班的人都在。”

“好！”团长紧张的心开始松弛。

“报告，五班的人都在。”

“好，很好。”

“报告，警卫班少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小马。”

“小马？小马不是一直跟着我吗？”团长说。

高营长吃惊地看着团长：“我没看见小马，我只看见你一个人。我还挺纳闷儿，怎么让团长一个人上山，小马干什么去了。”

团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他跑在我前面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，他是不是在别的班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们班也没有。”

“我们班也没看见。”

团长说：“部队马上下山，队伍不能乱。我和警卫班长去找小马。”

“是！”班长们一起向团长敬礼。队伍像一条黄龙沿着山间小路往山下跑。

团长和警卫班长由原路往回走，边走边喊：“小马，小马。”

12

小马躺在大雨中，冰凉的雨水让他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他感到胸口火焰般的疼痛。呼吸怎么这么困难，氧气都跑哪儿去了？那些白色冒着水泡的不是氧气吗？他张开大嘴使劲儿地往下咽，气还不够用？我困了，睡会吧。

雨点肆无忌惮地落在小马的身上，小马躺在群山的怀抱中，与山中那些浮雕般的巨石、奇异墨绿的大树及此刻的狂风暴雨相比，他是那么的渺小，那么的软弱无力。好累好累啊！多少天没吃好饭了，酥油奶的羊膻味又让小马呕吐，污物瞬间被雨水冲走。小马躺在那里，感到胃里似乎空空的，好受了不少。他挣扎地站起来，还没站稳，棉花似的双腿让他又倒下





了。我不能就这样躺在这里，他用双手抹去脸上的雨水，雨水马上又把他的视线遮住。小马又睡着了，肚子咕噜噜地响，小马躺在雨中睡着了，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

13

二狼山下有一个小医院，简易的小医院。只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卫生员。小医院在平原上，出门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油菜，绿油油的，远处是山，山下有一条小溪。小溪的水一年四季奔流不息。

欧阳医生是医院的负责人，在这里，他的年纪最大，也就是三十出头，其他人的年龄是二十出头。组织上让他负责这个小医院，并不是因为年龄大，他的医术是一流的。

欧阳医生是满族八旗子弟的后裔，父亲是没落的八旗子弟。听说，他的祖宗是正红旗人，祖父的祖父是三品官。老家宅子上的梁柱都是三层的。祖父的祖父在朝廷是三品官时，那是他们家族最鼎盛的时期，老家的房子数不清，家丁和丫鬟也数不清。祖父的祖父死了，到了祖父当家时，家境开始没落，到了父亲当家时，老家的房子让那不争气的父亲也败得差不多了。父亲吸毒，最后吸的是家破人亡。欧阳医生清楚地记得，父亲把他卖给一个土财主，那年，他七岁，什么都懂了，土财主给父亲十个大铜板，他就成了土财主的儿子，妈妈被气死了。后来，他听说父亲流落街头，被疯狗咬死了。

土财主很喜欢欧阳，是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他把欧阳当自己的亲儿子，送他读书，留洋。欧阳医生在日本学的是西医，他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他的妻子——秋杪。秋杪是日本姑娘，对他是百依百顺。抗日战争爆发，欧阳医生要回国报效祖国，秋杪没有同他一起回国，他只好和秋杪分手。欧阳医生认为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。欧阳医生和秋杪分手时，他们都感到很伤心，伤心一阵，很快就被繁忙的事业所代替，欧阳医生没有时间再去思念他的妻子。

欧阳医生回国后，在南方一个医院工作，是国民党部队的医院，是一个有着先进医疗设备的军队医院，也是他最喜欢的一家医院。欧阳医生每天要为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手术，一天最多要工作二十个小时，一台接一台的手术，让他的医术突飞猛进。很快，他成了医院的第一把刀。他的事业正当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国民党失败了，有些人逃到台湾那个小岛屿。欧阳医生没有走，他认为，他不是坏人，他的职业是救死扶伤。医生的职业是伟大的职业。解放军接收了这个医院，也接收了他。部队进藏修路，需要医务人员，他自然而然成了这个小医院的负责人。